

阮籍与北岛诗歌内在相似点比较

赵倩倩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阮籍是魏晋易代之际的名士,《咏怀诗》是其思想感情和人生追求的形象化体现,是在政治高压下的苦闷和呻吟,刘勰《文心雕龙》所说“阮旨遥深”是对其诗的客观评价。北岛是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的时代青年,其诗歌充满了怀疑与否定的理性力量,是“朦胧诗”的代表。阮籍和北岛虽处在不同时代的两条线上,却在诗歌创作方面,尤其从时代背景、抒情方式、内心感受、思维方式、意象运用等诸多方面显现出内在的相似性。

[关键词]阮籍;咏怀诗;北岛;朦胧诗;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0-0056-03

一、时代背景和抒情方式的相似

阮籍是“魏晋风流”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以《咏怀诗》享誉后世。魏晋易代之际,政局混乱,社会黑暗。“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了危机感和幻灭感”,^①阮籍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咏怀诗》是其思想感情和人生追求的形象化体现,是在政治高压下的苦闷的呻吟。黑暗的社会使阮籍的理想和人生抱负成为泡影,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愁闷。《文选》李善注说:

颜延年曰:嗣宗(阮籍)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阮籍能清醒地面对现世,他痛心于名教的堕落和礼法的虚伪,但迫于政治压力,从不直接评论时人时事,但在他的某些著作如《大人先生传》,既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也表达了对“礼法君子”的憎恶,阮籍的作品表现出对虚伪的名教的否定与批判以及对趋炎附势的小人的憎恶和蔑视,带有深沉的忧患意识。

北岛是朦胧诗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诗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一句“我不相信”的呐喊,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的人们。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文革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文革浩劫给人们的心灵烙上了抹不去的阴影,人与社会都被扭曲、变形,当时的情形可以借用阮籍的话来说是:“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咏怀诗》七十二)“文革的”荒诞现实,造就了北岛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他的创作很冷静并且具有深刻的思辨性。北岛的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具有鲜明的怀疑与否定的精神,他的诗歌隐含着对过去那些神

化真理的大胆质疑与否定。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阮籍生活在政治黑暗的魏晋易代之际,北岛经历了“文革”动乱。社会的混乱,高压政治的恐怖使得二者选择隐言为抒发内心情感的方式,他们都以冷峻的笔调来抒写内心世界。阮籍《咏怀诗》隐约曲折,北岛诗歌朦胧含蓄,相似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两位诗人相似的抒情方式。

二、内心感受的契合

“诗言志”是历来文人创作的传统,从诗作中我们可以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阮籍和北岛同样也用诗歌来表现他们的内心感受,诚如缪塞所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阮籍《咏怀诗》凝结着他的心血,如第33首,从中可以看出,诗人是极不自由的,感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是阮籍诗歌的一个基本主题,“忧生之嗟”伴随他终生。“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既是阮籍对官场及生活的体会,也是当时文人志士的普遍感受。阮籍生活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虚伪、怨毒、猜疑、背弃,表现在诗中如:

人知结交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其六十九)

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其七十二)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其四十一)

在阮籍看来,现实犹如一张大网,使人无处可逃。阮籍的这种感受在北岛的诗作中也有体现,北岛也在他的组诗《太阳城札记》中写下了家喻户晓的《生活》一诗,全诗只有一个精炼的字:“网”。这也确是当时人们的感受,被生命的枷锁捆住,茫然不知去向。直到现在,还是有不少人对生活仍有这种感受。

两个不同时代的诗人，对现实生活却有着相同的感受，这正是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面对生存的困惑，阮籍和北岛并没有消沉，而是在乱世中寻找着一份精神寄托，《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多难的现实使他的内心非常痛苦，“酣饮”只是他用以逃避现实的手段。

北岛曾在《今天》创刊号中说：“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因此，北岛也在诗中极力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例如《走吧》一诗，诗人一直在追寻理想的路途，火红的罌粟花所要映衬的正是理想的光芒，它指引着抗争者不断前行。

三、思维方式与表现手法的类似

阮籍和北岛的诗歌创作都运用了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诗歌表现手法也都大量运用了象征、隐喻、比喻等手法。

阮籍生活的时代，正是玄学盛行的魏晋之际。“玄学是道家思想的一种衍变，它的特征是崇尚虚无。”^②一代思想必然影响到一代的文学，阮籍是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玄学思想家，因此，他的诗歌必然渗透进了不少玄学因素。“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③阮诗的“遥深”，是那个时代文学与哲学思潮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他在诗歌中实践魏晋玄学“得意忘言”文学观的体现。《咏怀诗》是体现这一思想的杰作，有很多诗篇渗透了玄学思想，这使得诗歌呈现出一种澹泊幽怨的面貌，营造出一种隐约深奥的境界。《咏怀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问题的反复思考。只是，由于处境的危险，他只能用隐晦的符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笔曲折，含蓄隐约。所以钟嵘《诗品》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如《咏怀诗》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人们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诗歌创作多用象征手法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抽象难懂的哲学思想的运用，使得诗歌的内容和主题具有了隐约性和多义性，因此铸就了“朦胧诗”的美称。“在古典加民歌的滔滔洪流中，北岛坚持了诗的独立品格，以现代

诗学意识改造被腐化的中国诗学，将西方现代艺术的蒙太奇、变形等手法纳入诗学范畴，推进了中国现代诗在沉睡30年后的复活与繁荣，丰富了现代诗的表现手法，为中国现代诗重返世界文学格局提供了积极的努力。”^④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歌显著的艺术特征。他的诗歌往往能给人一种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回答》标志着“朦胧诗”的开始，诗中以坚定的口吻表达了对暴力世界的怀疑。诗中既有直接的抒情和充满哲理的警句，又有大量象征、隐喻、比喻等，使得诗作既明快晓畅，又含蕴丰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阮籍《咏怀诗》多用比兴、象征寓意，形成若即若离、隐约曲折的特点，诱导人们去反复思索，也就是《文心雕龙·明诗》所说的“阮旨遥深”，《体性》也称“嗣宗傲倪，故响逸而调远”；北岛诗歌中的一系列“妙语”所带来的巨大的思想空间，一直感染着无数读者，激起思想上的共鸣。

四、赋予情感的意象的运用

诗人的心态往往是复杂的，难以言说的。好的诗歌往往有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之美，而这种境界往往是通过诗中的意象来表现的，意象融入了诗人的思想感情。阮籍创作时，“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螭蛄，成为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⑤如《咏怀诗》其一中，诗人写了“明月”“清风”“孤鸿”“翔鸟”，也写了自己的“徘徊”“忧思”，那悲号长鸣的“孤鸿”“翔鸟”既是诗人眼前的景物，同时也是诗人自我的象征，以这些意象来寄托诗人心中的孤寂与悲痛。又如其三：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这是一首忧愤伤时之作，诗人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以此来暗喻魏晋之际的政治状况。“嘉树”、“飞藿”、“凝霜”等大量衰败、凋零的意象，表现出了正直之士难以自保的忧患，类似的诗还有很多。像“凝霜”“青云”“玄云”等冷色调的意象多次出现在《咏怀诗》中：

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其四十七）
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寒风振山冈，
玄云起重阴。（其九）

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其四)

这些意象衬托出的是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和紧张险恶的政局,可见诗人的心情是极度压抑的。另外,有很多诗中提到“相伴鸟”的意象,如:

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其八)

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其十二)

这些鸟儿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下彼此也不抛弃,相伴相飞,这些意象也正好反衬出了诗人孤独无依的形象。北岛的诗歌同样也运用了众多带有诗人感情的意象。著名的《回答》一诗中以“镀金的天空”、“死者弯曲的倒影”等众多新奇的意象叠加起来,给我们呈现出了社会黑白不分,道德沦丧的现象。如第二段“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这首诗写于1976年,很多人自然的将“冰川纪”想成是“文革”时期,诗人也正是用“冰川纪”代指那个人情极度冰冷的时期。“文革”已经过去,但人与人之间还是不信任,到处还是有互相猜忌、攻击的“冰凌”;指代希望的“好望角”发现了,但人们还是在毫无生气的“死海”里互相竞争,做着无用的挣扎。再如最后一首《生活》:“网”一词更是形象化的意象表现,用一个字精辟的表现出了诗人内心对生活的感受,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意境时将之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阮籍和北岛诗歌中的意象大都带有诗人自己的感情色彩,是诗人感情的反映物。

五、深远的影响

阮籍与北岛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文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也影响了一代文人。

阮籍《咏怀诗》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抒情组诗的先河,“由八十二首五言诗组成一部庞大的组诗,这本身就

是一个有意义的创举,一个巨大的成就”。^⑥《咏怀诗》感情真切,感人肺腑,这一形式也被后人所重视。王夫之《古诗评选》说:

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远绍《国风》,近出入于《十九首》……不但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且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

王夫之称阮籍《咏怀》怀抱高明,气韵突出。所写忧生之嗟,或合或离,有取于《庄子》,指出他旨趣深远,而文多隐避,是旷代绝作。其后如陶渊明的《饮酒》、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都是受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北岛也著有《太阳城札记》的组诗,影响很大。魏晋之际,阮籍和嵇康是著名的名士,以他们为中心,还形成了一个团体“竹林七贤”,成员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他们的思想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以曲折、含蓄的手法,在自己的诗、文中对时政发表见解”,^⑦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朦胧诗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北岛的诗歌在当时的青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他的创作接续了断流数十年的中国现代诗歌的传统,影响了后起的诗人。

阮籍,一代风流名士,政局的动乱促成了他深沉的人生忧患意识,造就了他诗文的深刻的时代思想意义。《咏怀诗》隐晦的写出了诗人在乱世中的抗争和悲痛的心声;北岛,作为时代青年,政局的动乱同样摧残了他的精神和信仰,乱世造就了诗人怀疑与否定的创作倾向,以朦胧象征的意象群构成的诗歌世界里,表达诗人深沉的历史批判和精神信仰的追求。阮籍和北岛,两个不同时代的伟大诗人,在各自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从诸多方面表现出了相似的创作风格,创出了划时代的强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释]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② 徐公持著:《阮籍与嵇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

10页、第88页、第16页。

④ 张同道等:《肚子航行的岛》,《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诗歌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